

保閑齋集  
四

記 序 題跋 祭文 疏文 誄

贊 說 銘 頌 箋 狀

奏議 書簡



保關齋集卷第十四

記

東萊縣城門樓記

東萊古縣也地濱于海與對馬島最近烟火相望  
實倭人往來之衝也歲在辛巳因縣為鎮而城池  
隘陋館無樓榭無以舒神發謀鎮服遠人之視瞻  
至歲丙寅夏善山金侯來涖于茲未數月百廢俱  
興請廣城基城訖而樓于城之北門凡五楹不侈  
不陋制度適宜叔舟承宣慰之命既至與侯共登  
則勢非甚高而爽塏特異四面軒豁遊矚無碍相  
顧而樂侯曰樓成五年而無扁記如相待然請余  
記之叔舟辭不獲則曰城有樓櫓之具然後可以

備敵邑有瞻眺之所然後可以淨慮是樓之作可  
謂一舉而兩美并矣非他窮高極侈以恣遊玩者  
之所可比也叔舟嘗使日本備諳其情頑獷輕悍  
難以義屈而侯日與其往來者相接言語儀容之  
間運竒制變之際已有深服其心者故俛首貼伏  
惟侯之聽而不敢肆其獷悍五年于此南方以賴  
豈無所自歟古人有謀之於野者神舒慮靜所以  
能發謀運籌也至是而樓之助亦不為少矣請名  
之曰靖遠况崔孤雲金謙孝李蘇峻諸賢曾遊之  
地仙跡至今宛然豈可無樓觀以寓吊古感興之  
懷以負名區哉侯諱時澍温良篤厚有文武長才  
歷治數郡所至有名今又治為南方最叔舟方慕

高義敢不樂為之記

畫記

匪懈堂愛畫畫聞人有尺牋片素必厚購之擇其善者粧潢而藏之一日悉出而示叔舟曰余性好是是亦病也窮探廣搜十餘年而後得有是嗜物之成毀有時聚散有數安知夫今日之成復為後日之毀而其聚與散亦不可必矣昔韓昌黎記獨孤生之畫欲以自觀乎為我記之叔舟竊聞張敦簡家藏畫纔十餘軸而百樂天猶為作記况妙選古今多至數百軸而可無記以傳於後乎今觀雅畜東晉得一人焉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然深者秘惜世罕見其畫今有

刻本水石圖一其精華不可得見而法度森然尚  
存若毛嬙西施老有餘態也於唐得二人焉曰吳  
道子工於畫名振天下與韓文杜詩並稱為三  
今有畫佛二上有蘇東坡手題贊畫僧二曰王維  
精於山水天機所到邈而不可及蓋得之於詩者  
也今有山水圖一流峭天然不見痕跡於宋得六  
人焉曰郭忠恕善畫樓觀臺榭皆高古不羣今有  
雪霽江行圖一大舸並行人物器用精密莫比上  
有宋徽宗御筆高閣臨江圖一儒士與道人共載  
扁舟過閣下有人倚闌凝望風致洒落不覺為畫  
也曰李公麟自號龍眠居士博問精識其為畫以  
立意為先而尤善於人物今有甯戚長歌圖一宋

徽宗御筆題云形氣蕭洒每聞音閑說南山白石  
之聲彷彿在人耳也曰蘇東坡今有真書潮州印  
本一風竹雪竹春竹各一雅健飄逸固當在畫  
家格外曰文與可善墨竹與東坡最相親厚今有  
風竹音一筍竹音四巨竿挺拔有萬尺之勢豈所  
謂簣簞者乎曰郭熙山水寒林獨步一時今有山  
水音二一春景山莊森然立馬渡頭一秋景江村  
釣魚把竿獨立朔風飄雪音一夏景青嵐音一水  
石音一風雨音一江雪音一載鶴音一古木平遠  
音二一水音一皆雄偉奇特筆勢飛動平沙落雁  
圖一江天暮雪圖一其霜楓映菊拖琴遠眺雪霽  
長江獨釣孤舟亦各有閑放之趣林亭音一急雨

圖一皆扇團鬪牛齒二批餽蟲履甚有氣力曰崔  
慧善花鳥推譽于時今有秋荷野鴨齒一風靈棲  
涼毛羽蕭散於元得二十一一人馬曰趙孟頫書畫  
絕倫今有行書二十六墨竹二白鮮于樞與趙孟  
頫同學書今有草書六曰王公儼工花草禽獸取  
義而成自有生氣今有木花圖十衆卉敷榮禽鳥  
相呼草花圖四果木齒四花實草虫嬋妍變化敗  
荷鷺鷥齒一海青齒三挑花鷄子齒一鴉鷂齒一  
或斂羽竦身或飛翻鷺擊各逼其真曰謝元陳義  
甫亦善花鳥元今有海棠折枝齒一精華簡易仿  
佛造化義甫今有海花齒一杏花圖一瓊葩媚日  
幽禽嬌啼曰劉伯熙李弼馬遠喬仲義劉道權顏



輝張袁甫顧迎卿張子華羅稚川並以山水名伯  
熙則筆勢豪健長於竒岩老樹今有江亭雪霽畫  
一長林雪滿圖一春曉烟嵐圖一長江圖一弼則  
筆勢精微長於樓閣人物今有滕王閣圖一華清  
宮圖一瀟湘八景圖各一二十四孝圖十二古木  
圖一懸崖峻閣圖一遠則筆勢高雅無與為比今  
有長松茅舍圖一溪居灌盆圖一仲義則尺山寸  
木不踰規矩今有染彩山水八道權則尤善濃淡  
今有水墨山水一輝則善岩石人物今有山中看  
書圖一幽林採藥圖一畫佛三彥甫今有溪山雨  
過畫一絕岸圖一長林倦雲圖一水墨雲山圖一  
倪中有詩松石畫一揭奚斯有詩及五岳山青雲

白暗淡平遠皆有遊趣迎卿今有青山白雲畫一  
幽邃閑曠甚有高致子華今有疎林蕭散畫一山  
水畫雜川今有雪山畫一各臻竒妙氣格清新以  
畫馬名者曰周朗任賢能也朗今有戲馬畫一牧  
馬畫一賢能今有牽馬畫一雪窓浮屠也善蘭竹  
今有狂風轉蕙畫二懸崖雙清圖一鐵關倭僧也  
善山水志於似真而少豪逸故時人謂云有僧氣  
然未可以足輕之也今有山水畫二古木畫二息  
齋震齋失其名然息齋之竹震齋之龍皆高手也  
息齋今有彩竹畫二金聲畫一震齋今有雲龍畫  
一宋敏王冕葉衡知幻不知何時人也宋敏今有  
墨竹畫一風調高絕天下無比王冕今有墨梅畫

五各有詩清標雅韻書法三絕葉衡今有倚竹畫  
一亦有詩甚清絕知幻今有墨竹畫二亦佳作也  
我朝得一人焉曰安堅字可度小字得守本池  
谷人也今為護軍性聰敏精博多閱古畫皆得其  
要集諸家之長總而折衷無所不通而山水尤其  
所長也求之於古亦罕得其匹於匪懈堂陪遊已  
久故其所畫最多今有八景畫各一江天晚色畫  
一絕岸雙清畫一奔流宗海畫一江天一色畫一  
雪霽天寒畫一黃鶴樓一滕王閣一雨後新晴畫  
一雪霽餘寒畫一輕嵐匹練畫一霽雪鋪濶畫一  
一水國輕嵐畫一江鄉遠翠畫一起粟生花畫一  
春雲出谷畫一幽雲瀟壑圖一狂風急雨畫一乳

龍反走畫一長林細路畫一銀河倒掛畫一絕壁  
畫一墨梅竹一水墨白雲畫一山水畫二蘆鴈畫  
一花水畫二長松畫一又古畫之難名者十有一  
龜一梨花一杏花一松鶴一花鵝一四牛一三勃  
事實印本一後園山水一雅鶻一樓閣一古木山  
水一凡五代得三十五家畫山水者八十四畫鳥  
獸草木者七十六畫樓閣人物者二十九而書又  
三十三合二百二十二軸嗚呼非愛好之篤安能  
致多若是乎叔舟雖未嘗解研吮然嘗聞其說夫  
畫者必窮天地之化究陰陽之運萬物之情事為  
之變磅礴胸中然後執筆臨素察神冥會欲山見  
山欲水見水凡有所欲必見其物奮筆而從之故

能因假而奪真此畫家之法也若夫得之於心應  
之於手心手相忘身與物化嗒然兀然若造化之  
不可以跡求者則固在於丹粉之外矣觀乎此者  
苟能以彼之冲淡高雅樂吾之性以彼之豪健振  
厲養吾之氣則豈小補哉至於精覈物理博聞多  
識則將與詩同功矣顧未知世之人果有及於是  
者乎正統乙丑孟秋上旬有日承議郎集賢殿脩  
撰知製教 經筵司經高陽申叔舟謹書

咸陽城門樓記

天順辛巳孟夏 上以臣叔舟先就曾受封贈而  
連年在塞下尚不得拜先塋特 賜賜焚黃于湖  
南至南原則從兄咸陽守子橋惠翁亦來與權數

日謂叔舟曰咸陽城有門門有樓頽圯者年人不  
堪登而莫為之脩余守任踰年政簡多暇念邑無  
臺觀無以慰悅王人道滯宣鬱乃與衆謀之舉而  
新之簷楹豁然薨楠整然丹雘粲然如是而止功  
訖相國南原府院君黃公適至與監司成安金公  
設筵以落之首題詩兩篇羣從皆和之懸之于板  
亦一竒也邑在頭留山麓竒峯絕壑磅礴千里蒸  
雲起霧變態不常晨昏異觀登是樓則一舉目而  
盡尔為我記之叔舟曰既不能一往登臨以觀其  
設施景致則當觀諸公之作以得梗槩然後記可  
得也還京數日兄又馳書視南原公以下詩數十  
篇求記叔舟方困於路又病於暑得書一讀諸公

詩諷詠之間不覺沉痾去體令人爽然而起嘆曰  
與兄結髮讀書嘗見其景慕古人之真淳不以作  
為幹局介意今為郡能政先仁慈脩整紀綱寬猛  
相濟吏畏民懷人稱有古遺政是固真淳之所為  
也而又能不煩民為此幹局者之所不能為亦可  
恠也已樓之詩是以己人之病於千里之外况身  
登騁眺焉叔舟雖老倘得從兄一登當為兄極其  
鋪張姑書是為記又賡其韻以塞命是年仲夏上  
旬九日左議政高靈府院君申叔舟泛翁書

平壤浮碧樓

御製記

歲在庚辰孟冬初吉上巡省西土視民疾苦整  
勒士馬至于平壤謂平壤為舊都命集平安黃

海二道之士發策問文士以二道時務命駕登

浮碧樓臨江觀武士射侯而科第之平安道觀察

使曹孝文拜請獻壽命與扈從羣臣以次進壽

酒行命筆製詩令羣臣於坐和進詩既進命

懸之板顧臣叔舟汝為記其顛末臣伏觀我

下神武定難文致太平猶不自安巡視四方治兵

恤民開言路求賢俊汲汲如不及茲又登覽選想

高撫千古屬物興懷發之於詩較化撫世追蹤前

聖之意藹然於詩外天葩焜煌昭曠江山垂耀萬

世直與箕疇並羨其不為西土之人千一之幸歟

至是而豈止視民疾苦整勒士馬而已哉天順四

年十月十六日謹記



一卷松堂卷記

一卷松堂專上人撰之秀者也僕於正統壬戌之  
冬與甄城李伯玉平陽朴仁叟丹溪河仲章昌寧  
成謹甫諸君受命讀于覆鼎山之津寬寺上  
人亦先住錫始與識道骨清癯精神秀朗於吾  
儒書亦頗涉獵而尤通於詩律遂同寢處一夕出  
一卷求詩迺千峯所命一卷松堂也諸君既重上  
人皆有詩上人屢僕託僕敦讓未遑居數月又受  
命通信于日本國涉萬里之波窮東海之涯回激  
捧浦之舟燈風雨之夜上人高談清論未嘗不  
往來于經十餘月得還于京則上人已移錫開  
城之與教寺不數日上人晨扣荆門與之從容竟

日上人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况子既詩吾卷可  
無說以為記乎余方以久別新遇為喜不復辭謂  
曰上人一養松堂豈可易以言哉然竊聞天得一  
以運四時化生萬物人得一以應萬殊至誠不息  
至矣哉一之為德也曾子亦僅聞於真積力久之  
餘顧僕何人而可得言哉又聞古人論松受命于  
天在冬夏青青夫松不為夏榮不為冬枯貫四時  
而一節其亦物之得一者歟在人亦或有不能及  
者焉儒之與釋一之義何嘗異也上人其毋苟為  
菴一堂松而已爾其毋終為松所咲也一既僕所  
不得言而法門不二之說靈岩摩頂之竒上人自  
知之又不可贅則但歷叙覆鼎識面之始東海睽

離之思以及荆門喜遇之情以歸之

嶺南樓記

密陽守姜君叔卿既新嶺南樓書遺僕曰樓爲邑  
勝觀而窄陋傾側不稱於名今爲新之凡三楹周  
以補棟施以丹雘不侈不陋吾兄嘗許爲記而未  
遂知吾兄莫子若請爲我記嘻記可遙而爲之乎  
哉姜君晉山文景公之母弟上之任公爲相也  
憫公母之在晉州老不可致則以密近晉出君爲  
守以奉養之又許公歲一歸覲庚辰之歲公覲還  
語僕曰吾弟治密不惠而愛不苛而畏事情廢舉  
乃新其舊樓宏敞開曠無與爲比興大工役不煩  
而集其爲吏實吾所不可及也吾喜其能許爲記

已草矣相與示之公尋病不起問公之子允範草  
則不知嗚呼惜哉今承君書非徒送之為難而可  
忍為之乎哉然亦忍不得不為之記以卒公志僕  
從公數十年未嘗見輕為毀譽於人况親弟乎君  
之能亦可信矣夫不惠而愛有仁恩也不苛而畏  
有威重也事脩廢舉治之敏也仁威並著而敏以  
行之其所及豈止一樓而已哉一邑而已哉是固  
可記况乎嶺之南全古新羅之地為邑者大小六  
十餘官莫不有樓榭遊觀之所而率以所見取義  
名之獨茲樓得嶺南為名則其江山形勝之義甲  
嶺南也不得登覽而可造辨矣尚何有於送之難  
哉昔之名也特以江山形勝而今之宏敞開曠者

又是使江山不獨專占其羨茲亦可記已天順壬午季冬上旬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領藝文春秋館書雲觀事世子師高靈府院君申叔舟記

水原府東樓記

天順癸未春予方居閑有投簡者成均司成孔頌禮曹佐郎金九英皆水原府人也簡曰府館之東有蓮池或亭或樓成毀興廢其來甚久今堙鬱傾圮人不可處驪江閔先生孝悅為明府政成多暇為之憫然欲復其舊命工鳩材悉撤而新之七月而告成為楹者凡三為補棟者二十餘廣其舊池又鑿其北樓於是宛然在地中制度既壯丹雘

又明島嶼回互花卉幽閑自池有亭樓以來所未  
曾有也工不移時役不及民而能復舊物也如是  
其可不傳也耶請為記以遺後昔全安成之為是  
亭也牧隱嘗為記如僕者安能繼其後歟夫物之  
成毀有數事之興廢有時因成而毀因廢而興循  
環無端其為亭為樓為成毀興廢也何莫非物與  
事合數與時會者哉先生處世常澹然為政亦務  
字撫不為虛飾而首為之憫然復其舊增大之而  
後已何哉物毀有當成之數事廢屬可興之時此  
先生所不能自己而茲池之一大遇也僕雖拙亦  
不能不為之記而愛蓮之說景槩之美不暇及焉  
嘻牧隱花開停車之志竟得伸歟僕之寓目托興

終亦付之數與時爾是年孟春之晦記

星州百花軒記

邑之有館舍解宇所以尊使命厚賓客也為邑守者所當留意也邑雖小地雖僻尚然况邑大而為四方所會乎星州建邑自新羅之初縣而為郡郡而為府府而為州不失境土以至子今歷年在南州為最久凡三屬縣地大民衆州治久居一道之中駟使交至賓旅輻輳而館解歲久不足以接賓客待使命也然近年以來法嚴民悍凡守邑者率皆以興作為戒坐見館解頽毀雖一石一瓦不復脩整之袖手而待迨吾同年金君有銑為牧未期政成事簡歎曰州為南方巨邑地在要衝而館解

如是為守者不為措意可乎法雖嚴不犯法則何  
畏於法民雖悍不煩民則何憚於民於是鳩材命  
工先構正聽之東軒因舊制而廣之不數月而訖  
功凡二楹前有橫廡明朗開豁庭除有序植之雜  
花因名之曰百花軒乃遣吏馳書請記僕嘗見君  
倅義州也知無所不為孜孜焉不怠義之為州境  
連上國使命所集商賈所趨號為難治而君游  
刃裕如吾友金公子顯氏於人少所許可其按嶺  
南而還也問南州之治則舉君為第一曰勤於治  
事敢於有為子顯氏所言與僕前日所見悉同今  
而豈不驗哉每悲子顯氏之不可復見則思其言  
而益信乎君夫當無事之時不煩民不犯法者尚



鮮矣興大工作為人所不敢為而能如是是豈無  
所自歟不煩民仁也不犯法義也不怠勤也敢為  
敏也仁義德之府也身之葆也以此自處而行之  
以勤敏何所為而不可矧茲一軒乎金君其勉之  
其母孤子顯氏之知以副僕之信乎君者叔舟功  
名斯世且久正欲謝事南還吾有鄉與州接境儻  
得一叅賓席軒之勝旣得為君賦之歲在壬午七  
月仲旬記

喜慶樓記

光全羅巨邑也舊有樓在州治之北曰拱北殿已  
久今太守竹山安公哲石蒞州未踰年政成事多  
暇集州之父老而問之曰邑之不可無遊觀之所

古也州當一道之衝使客蜂午而湮鬱幽蔽無以  
宣暢將何以高之咸曰高明爽塏無過拱北舊址  
於是鳩材經營增益舊制不數月而功告成以問  
計者南北五東西四宏敞壯麗甲於東方東臨大  
路西俯脩篁鑿池其址種以芰荷又作射塲於東  
以為觀德之所賓主始有登臨休息之樂此太守  
之志而邑人成之也歲庚戌以邑人有不慧者降  
為茂珍郡事出曖昧上而山川鬼神下有鄉曲老  
幼抱屈莫能白者有年上之元年辛未夏鄉人  
順城君謹前中樞李公孟珍田公翹右叅贊安公  
崇善吏曹判書權公孟孫仁順府尹金公聽前同  
知中樞院事抑公孟開藝文提學李公先齊等謀

曰上嗣登太寶誕布維新之澤猶恐一物有不  
獲其所况吾州之久屈乎遂帥州父老人吏具列  
上請上特命復其舊號為光州牧報至而樓適  
成父老咸集致慶于太守而請以喜慶名樓以志  
一州人之喜慶太守曰諾又以叔舟在鄉籍之末  
命為之記夫物之成毀有數事之興廢有時若其  
事與物期數與時會者有非人力之所及也州在  
百濟為武珍州都督府入新羅為武州高麗太祖  
改為光州成宗降為海陽縣高宗復陞為州忠宣  
王朝為化平府恭愍王復為光州牧至我朝降  
而又陞一陞一降興廢相因而亦莫不各有其時  
况斯樓之作起於久毀之餘而其成也若與期而

會者其必有數存乎其間矣州以無等為鎮是為  
 南州巨嶽儲精降祥生我諸公又得我賢太守以  
 有今日其因廢而興因毀而成者豈特一樓也而  
 已哉一州也而已哉景泰二年辛未冬十又二月  
 中直大夫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世子右輔德  
 兼春秋館記注官知承文院事高陽申叔舟泛翁  
 記

秦安郡碑記

秦安郡在忠清為邊海要害之地 國家置葦城  
 鎮令知郡節制之郡土地肥饒有禾麻之富漁鹽  
 之利號為沃區前朝之季屢經兵燹沒為荆棘之  
 林狐兔豺虎之墟自 國朝興運仁威遠被海寇

屏跡然後郡民之散而之四方者悉復他邑之民  
無所於歸者亦樂就焉歲戊辰 朝廷下令諸道  
刷徃時流亡丁戶發還元籍於是郡民在行者一  
百有四戶安業既久其意遷無異新徙今知郡事  
同僉節制使竹山朴侯 弘文為政於茲適四年矣  
慨然曰郡之居民以僅二百所與出賦稅奉期約  
者大半流亡羈寓者也其初之來以不安於彼爾  
今既衣食婚嫁於斯長子育孫人人有求建計豈  
可重為之擾况郡為民設無民不可為郡置鎮所  
以禦寇也無民誰與守之是不可不言于 朝即  
命首戶長賈稱遣郡人前副司正李熟戶長賈宅  
等面授辭指闈于都堂獨郡一境得按堵如故於

是黃童白叟謹呼感泣廼謠曰繫我之寒侯實燠  
之繫我之骨侯實肉之我折侯完我殆侯安欲報  
侯德我毋我父盍形德義播于終古遂相與詣侯  
求侯紀蹟示後侯則謝遣熟知侯之堅不許而衆  
志之亦不可終抑也則走來京師謁余集賢請書  
顛末以傳不朽情詞俱懇余雖不文忝在史局紀  
善惡職也况嘗辱朴侯之知而又其事之可書有  
如是哉侯忠信樂易人也長於武藝無遠吏治歷  
仕中外嘗治民矣嘗治軍矣廉平威惠所至有名  
今則有民有軍文武之政摠于一身毅然以安集  
富強為心當朝廷刷還流亡責限嚴督之際守  
州縣者畏於難罰方奉行之不暇廼能建白竟遂

其志郡由是得實鎮由是得強而民由是得安其  
居如侯者可謂能不孤 朝家委任之意而於父  
母斯民之道亦庶幾焉余嘗觀古之有德於民者  
民必勒石紀功或至為立生祠莫非出於慕德不  
已之誠心也今孰與郡人之請為可已邪遂書以  
歸之若夫繡梓揭壁使郡之人世知侯德永丕不  
忘則爾輩事也至是而侯亦無辭以拒矣正統十  
四年己巳季冬有日朝奉大夫集賢殿應教知製  
教講書院右翊善燕春秋館記注官高陽申叔舟  
謹記

保閑齋集卷第十四

保閑齋集卷第十四

十三



保閑齋集卷第十五

序

發岩瀑布詩軸後序

大抵觀其好尚則可以知其所蘊匪懈堂嘗扈  
駕伊川道經發岩而愛其瀑布即以上聞大駕  
為之住驛移時行仗臣民莫不瞻望咨嗟及還京  
都為之命晷為軸而徵詩於文士得若干首描畫  
之精歌詠之妙各造其極其幽閑清勝之趣舉在  
數幅之間凡得見是軸者恍若身在發岩而觀其  
所謂瀑布者焉天下之物可愛者甚多而必於山  
水焉致其愛則其所蘊可知已一日匪懈堂侍東  
宮因語及是即取而覽之書古風長句于別簡以

授匪懈堂祗承而出就附軸末命余叙其後余以  
得一窺為幸不敏辭遂俯伏奉讀天葩焜煌輝映  
籤軸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澤詩詠諸作亦若增  
光試欲極口稱頌則非特以近諛自嫌實非賤見  
之所能形容也退而歎曰好尚之不可苟而亦不  
可不篤也如是哉匪懈堂是舉仁智者之事而又  
能終始不違故其始也天顏一顧其終也前星  
垂耀遂使稱頌相傳為東方美談千萬世之下亦  
必有因其好尚而得其蘊者矣

義州牧使俞益明詩卷序

國之有方鎮猶家之有藩籬門戶未有撤藩籬去  
門戶而能守其堂陞者况大而難於家者有國乎

方鎮之於國所繫可謂重矣其可輕以授人哉義  
州吾東方西北塞巨鎮也北捍山戎之藩籬西通  
中華之門戶實非他方鎮之比也故 朝廷除授  
每難其人歲在癸亥舊牧當替有司薦今牧使公  
凡在 朝廷萬口一辭公既視事曾未幾時仁威  
播揚譽言日至叔舟忝列近侍亦得飽聞常欲一  
造境上歷民居以觀仁政詣麾下以聽號令而不  
可得也迺於今年孟春之初受 命赴遼陽路出  
名區私心竊喜始至境上民居按堵田疇以闢及  
詣麾下號令嚴肅軍校緝睦益以得會所未聞焉  
以公事未辦淹留數日得侍樽俎于時東風扇和  
積雪未消渚柳初黃野鳥春聲長江回練限界東

北公於其間風詠悠然曾不以軍機民政介於懷  
而亦不遺漏非游刃恢恢者焉能然乎猶不自滿  
乃命叔舟叙其所學將以自警且為後日吟詠之  
資雖履盡叔舟淺見實不能備管謝然敷揚盛美  
托名甘棠以垂不朽固所願也而王程甚迫未暇  
操筆既復命未閱旬又赴遼陽自京城至義州  
近千餘里為極邊之地而一春之間每謁麾下則  
可謂大幸矣遂以故人見稱情意甚篤且以前日  
所命強之叔舟雖欲以荒拙為辭其可得乎叔舟  
嘗聞為將有道德與才俱優寬與猛相濟寬而不  
猛無以御士卒猛而不寬無以和人心使人親其  
上死其長則不可以無德將不勇三軍不武則不

可以無才俱是四者而行之以忠信然後始可以  
專制方面為國家壯藩籬門戶矣夫軍民一體為  
牧帥者不當外是四者而求牧民御軍之道也是  
雖公之所已能以舟亦不當外是四者而敢以他  
說進也方今事大以禮鴻儒碩德冠蓋絡繹必由  
乎此請以妄見就質而擇焉謹以此塞命云正統  
乙丑季春下澣有日書

僉知中樞卞公詩卷序

正統癸亥冬僉知中樞院事卞公奉使日本而還  
上賜宴公母于第縉紳親族之賀者畢集晉陽河  
相國在座賦詩公將求和於文士也徵拙文為序  
叔舟葺葭末屬嘗蒙待遇之篤當茲盛事雖不能

敷揚高義會忝幕下竊得見聞請粗記顛末以資  
詩詠可乎是年春上聞日本國王薨嗣王新立  
欲遣使通好而難其人乃命廟堂共舉物望歸公  
上以公母年老難之而無以易之當陛辭之日  
親命曰凡大小臣僚有親老者予必不欲遠使今  
聞日本國亂政紊非卿不能專對予豈不知卿母  
老為可憐實出於不得已也卿往欽哉公避席拜  
曰臣母聞命謂臣曰使命國之大事而上屬之  
汝汝其竭心力死而後已果能勝任以副聖上  
知遇則吾死且不朽况吾年雖甚老氣力未盡衰  
耗又無他病猶可及相見也人之死生自有天命  
戒之慎之勿以我為念臣亦以死自誓不復顧望

上嘉歎之公既受命遇事難易一以誠處之視  
蒼溟若坳堂自我國臣濟島至彼國所謂王都海  
道三千餘里天日浩浩四面無際舟師必俟風順  
逆則舟不行必待天晴雨則多狂風而公每冒雨  
逆風人皆惑之公喻之曰風雨天道也固不可必  
今觀波勢我苟遲留淹滯必有他變身則不顧於  
王命何遂行不輟風雨亦從而順之然盜賊蜂起  
道路梗塞間關數月始得達于國都果如公所料  
前王薨不以正嗣王幼弱強臣擅權公以義折之  
以誠待之始而輕之終而慕之於是祭故王而新  
王竟致上禮意而還彼亦報聘欵誠公又於接待  
之暇訪其古迹始自肇國以至下今沿革興亡總

而記之。高其地理以進及復命。上引見使殿備  
問首尾曰：卿奉使往還不出八月，自古未有如是  
之速。矧彼國方亂，非卿安能及此？卿母亦無恙，予  
甚喜焉。命賜宴以寵之，受命復命凡兩引見，叔  
舟皆得與聞焉。退而數曰：上以禮使下而體其  
情，公以忠許國而復其私，大夫又能割慈母之  
愛而以義訓子，其君臣子母之間為如何哉！昔吾  
夫子語會子以孝，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公立  
身於聖朝揚名於絕域，遂使大夫入嘗君之美，  
榮及親族為人子而至於斯，斯可矣。况公事豈  
止是而已乎？將見立節建功書之竹帛，其顯父母  
於後世為尤無窮矣。



送安進士寬厚陪尊君歸金山序

大抵人之立身在乎學問而學問之成廢在乎志耳志專則成志分則廢故古人皆尚志焉大哉士之任也上而君父下而兄弟朋友日用酬酢之間萬物事為之際細而學之長而行之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功加一時名垂後世豈有志不立而能盡其道者乎吾友栗甫氏慷慨有志之士也與吾同庚結髮並遊其聰明特達閱博精熟而學問之篤立志之確無與為比如此而連舉不第以我之魯鈍荒蕪又先君解褐人事好倒益亦有命矣去年之秋 國家初設忠順衛以待大夫士之子弟咸樂屬焉栗甫氏亦以尊君之命與二三兄弟隸

馬不數月忽棄之歸于大學人皆駭之一日見在  
問之曰 國家待忠順衛其禮甚優可兼以讀書  
習業且有父命君何苦而中棄乎栗甫氏曰自子  
隸武勢有羈縻志亦不得專於學問且嚴君之心  
吾豈不知哉吾兄弟自幼諄諄教誨勉其讀書庶  
幾見其有所成就今是命豈真所欲哉苟必欲是  
亦有二三兄弟者在夫科舉之得失仕路之亨塞  
人自有數不可強而求之若夫修吾身檢吾行以  
無負嚴君教誨之勤則特在我耳吾不以小名廢  
吾志矣後數月再枉曰今吾嚴君出守南州吾將  
撤業而隨之君何以送我乎我謂之曰明春舉日  
已迫不可以區區溫情小節廢業也栗甫氏曰自

此至彼計數百里晨昏離膝下安於心乎吾不以  
學業廢吾志也吾聞而歎曰所謂學問豈專在讀  
書而已哉栗甫氏其真知學問之道乎初不欲以  
小名而廢學業又不肯以學業而廢晨昏至是而  
子之志大矣至矣雖古之人無以加矣吾不知所  
以送子矣吾嘗與栗甫氏兄弟托交既久且篤每  
服其醇實有信及拜尊君溫良豈弟好古博雅乃  
知所以致此也尊君曾宰關西政有遺愛今南方  
之民必將蒙其澤而其為子孫者亦必有聞君之  
風而起者矣叔舟早失欽愛每見人具慶未嘗不  
歎羨懷悲茲當送子嶺南秋風掃栗之羨景驟之  
好亦未暇及姑書往復之言以為贈吾聞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粟甫氏勗之哉正統丙寅孟秋上澣  
有日奉訓郎集賢殿副校理知製教經筵司經  
高陽申序

成修撰三問臨江說月圖詩序

正統丁卯仲夏既望陰霖溽暑不可當予素患熱  
若身在烘爐上適昌寧成謹甫氏袖一軸示予軸  
首有畫謹甫氏掩其尾曰子能辨乎予熟視之山  
高水靜明月高懸高人邀客臨江貳客侍坐方舉  
酒指月有鴈從西北來悠揚欲下遠者小近者大  
一一可數汀洲窈窕風露高涼氣象變化莫窮一  
幅尺寸耳生江湖萬里遐想令人髮豎膚粟不覺  
世間更有炎熱噫天下豈有此人言九州外有蓬

瀛者不已則其是謹甫氏發掩笑曰昔吾扈駕  
喜雨亭與子深任氏從匪懈堂臨江翫月酒酣東  
宮命內豎徵詩仍賜橘一盤橘盡而詩見一坐驚  
且榮之各進詩一篇今畱其跡記其詩以久其傳  
子為我演其說吾觀世之遊山水者或鑿岩窮源  
以為高或乘流縱纜以為放所謂高且放果真有  
得於山水之樂者乎今子非窮源縱纜直於輦轂  
之下嘯詠湖山與道逶迤高情雅興得徹前星天  
葩垂艷照映人目此豈窮源縱纜自以為高且放  
者所可致也况橘之為物獨立不遷深固一志譬  
之於人淑離不淫秉德無私之君子也豈止可口  
可鼻之已哉賜而必以橘謹甫氏且以為像若夫

當時清遠幽閑之趣吾拙矣不能形容然啻其糟  
粕尚足使人滌煩襟而祛炎熱序其可已乎

全羅監司奇公詩卷序

嘗聞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則必有所拘碍至於瑚  
璉亦不能推而通之雖在大賢或不免焉黃霸之  
為州郡治最天下唐介之居諫院名動一時然至  
大用則聲名遂減器之難免也如是夫今湖南使  
相公嘗守延安尋牧毗羅清白威惠所至屬望出  
而為監司也湖南之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湖南百濟故國地廣民衆號為難治而監司實邦  
伯連帥之任也豈易以為哉公之為政擊強扶弱  
惠先鰥寡攬轡未閱歲而貪戢屏風化行三道為

之澄清夫為州郡掌方面規畫各異而公則施之  
小而小治施之大而大治隨所遇而無不可者誠  
可謂遺瑚璉而不器矣 國家方以資格為重而  
特陞樞密仍尹巨州者必有謂也由茲而至廊廡  
功業聲名之盛不減而益著愚請以是而卜之是  
年戊辰秋 朝廷大正田制吏判鄭相受 命南  
下會公于完山當筵賦詩五從事相繼而和鄭相  
文章巨手五從事亦朝之選也其推演公義以著  
于詩者寧無所稽哉 叔舟 適於是秋因賜浴得拜  
幕下還未月又以事往拜焉則公出是詩付叔舟  
求和於鑿坡叔舟方慕公之信義則不敢辭人亦  
樂公之命爭和得若干篇仍記其由以獻云

慶尚監司李公詩卷序

大抵致理之道在乎仁威仁則民附威則政肅自古及今未嘗外是而求理者也慶尚一道即古新羅之國民物之繁夥事務之叢劇冠吾東方號為難治而一方之寄黜陟使專之守令賢否生民休戚實係焉此 國家所以重其選也今李公以威里之彥雄偉之才纔出銀臺遂膺是選縉紳之士莫不手額想望其施設夫公牧尚州未數年建節重臨南方之民固已熟公仁威不待更有施設而後可理也然一州之與一道其勢不同其治之也規模節目亦宜頗異公於是乎不可不思所以大之况近年 國家多事天災流行南方民力幾殫



公老不可不為之致其慮焉自一州而一道而一國顧舉而措之亦三載政成而叔舟提壺江濱當為公相賀矣安平大君首以詩為贈文士和之屬余敘以知待之篤不敢辭遂書以獻云景泰三年壬申仲春下澣中直大夫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世子君輔德兼春秋館記注官知承文院事高陽申謹序

權正卿榮親詩序

自設科取士士之有志於行道濟世揚名顯親者外是則人不以為榮故名臣碩儒其進也率多由之國家著令凡中科者必官給酒樂以榮其父母蓋因人所榮以勸讀書為儒者也左副承旨吉昌

權公孽 文宗恭順大王初年庚午冬中魁科太  
 夫人在堂而國恤相仍未敢以為榮及 上王嗣  
 位四年乙亥夏四月二十日以太夫人初度之辰  
 招親族僚友設宴以為榮養 上王特賜內醞內  
 樂在坐者若左議政河東府院君鄭公麟趾右議  
 政西原府院君韓公確駙馬雲城府院君朴公從  
 恩寧陽尉鄭公崇鈴川尉尹公師路坡平尉尹公  
 岩花川尉權公恭左贊成甄城君李公思捨右贊  
 成李公季隣左叅贊姜公孟卿吏曹判書鄭公昌  
 孫知中樞安公止李公樺宗室鎮南君終生戶曹  
 叅判李公崇之兵曹叅判南陽洪公達孫府尹閔  
 公騫中樞韓公瑞龍鷄林君李公興商左承旨朴

公元亨同副承旨韓公明澮兵曹叅判揚公汀知  
兵曹事李公禮長僉知中樞奉公石柱柳公洙李  
公行儉公之叔父吏曹叅判安川君躡從兄府尹  
驥暨諸親族僚友宿德名士傾一國我 殿下在  
潛邸以領議政府事亦親臨履坐酒半酣 上王  
又命內臣判內侍府事田昉就賜纏頭內帑若干  
及宮醞禁齋於是我 殿下以周公之親宗英重  
望入內廳手爵稱壽于大夫人內臣亦傳 上王  
命稱壽其為榮耀千古所罕見豈為尋常儒士例  
以脫麻榮其親者比我公之先蟬聯奕業著忠勳  
敦儒雅文章節義名臣碩輔前後相望其始祖僉  
率以新羅宗姓佐高麗太祖有功賜姓權拜驛上

三韓三重天臣性太師六代祖高麗左政丞文正  
公蕭齊先生諱溥道學勲業冠冕一時至祖文忠  
公陽村先生諱迥以性理之學倡率東方屹為儒  
宗佐我太宗恭定大王扶翊興運丹青王化名  
載勳籍入觀天庭大為太祖高皇帝所重錫宴遊  
街命題賦詩數十篇以進皇帝深嘉歎賞至御制  
詩三篇賜之考文景公止齋先生諱躋繼業魁永  
樂甲午秋別試歷揚中外既侍銀臺提榭銓曹至  
宰輔經典文衡蔚為名臣公以純粹薦厚之資宏  
偉博達之才早承庭訓讀書為文博古通今雅喜  
廣遠遊學四方不以榮利為意一朝自鄉試至會  
試殿試連三居魁又值風雲際會攀附我殿下

於靖難與一等功在社稷上王深加倚重不數  
月間擢置喉舌恩遇稠重迨我殿下龍飛又於  
佐翼亦與一等此又豈尋常儒士得一科為父母  
榮者所可企望哉人之所榮乎是固以是而國  
家之勸為儒者為益無窮其所以行道濟時揚名  
顯親者亦足以小售其志矣然止乎是而已乎公  
勉之哉諸公咸即席賦詩以榮之以僕於公為僚  
友也且方在席目覩其盛命叙其端辭不敢則識  
以為序云時景泰六年蒼龍乙亥季秋上澣翰忠  
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  
旨 經筵叅贊官寶文閣直提學知製 教編修  
官兼尚瑞尹判奉常寺事知吏曹事直司樽院事

高寧申叔舟泛翁序

御製詩序 世祖潛邸時

上嗣位之年秋九月天子遣使來錫命副以冕服表裏故事謝恩必議政為使所以敬天子之命而重其事也適議政皆以故不得行首陽大君先王之介弟主上之叔父上亦敬重之不欲煩以事大君毅然曰茲惟國家莫大之事異姓卿不得行不可以次將命豈不在臣於是請行大君自我世宗文考咸器重之凡國有大事大議必咨之國人之仰之也久矣命下中外以慶既行到關西大君寄永膺詩一篇其副今議政府右叅贊李公暨從事之能詩莫不和之平安道監司鄭公亦既賡

韻又欲傳之不朽以耀後觀則列書唱和若干篇  
聯為卷命僕為之序僕自世宗朝忝為近臣每  
有辭較異同必命大君摠裁而僕亦與僚屬之後  
奔下風而望餘光者餘十年于茲於大君之德之  
才之美雖不敢自謂盡得其全而竊獲窺其萬一  
此一詩特餘事耳不足為大君稱揚也然亦足以  
見國耳忘家友于兄弟之至情後之觀者孰不興  
起其同然之天則其有補於世教不為少矣而與  
皇華常棣之什同垂於永世矣夫何疑哉若夫觀  
風採詩監司職也况此詩乎宜鄭公之拳拳也是  
為序

虎村先生詩卷序

右贊成南原君黃公一日以卷授叔舟曰近閱家  
 書得先公出按平安贈別詩詩皆一時名賢所作  
 計今四十三年觀其陳叙時事若在當時目觀其  
 盛如存之感有切于中謹為粧潢為卷君先人亦  
 有詩君亦不可無言以竟予追慕之誠叔舟捧讀  
 已辭不敢則曰詩以贈率皆論叙別懷而已是卷  
 人惜公出莫不敷陳德義期以遠大非止叙別而  
 已耳翼成公之在廟堂為國柱石身佩安危垂三  
 十年其名德勲業之盛蓋於是卷已可卜矣今公  
 之追感興懷豈無所自歟叔舟聞孝莫大乎繼志  
 述事揚名顯親公今親搏日取登名勲籍入處廟  
 堂佐聖明致太平以光家業於無窮其所以繼述



揚顯斯為極矣而公之誠孝又無所不用其極使  
叔舟托名卷端繼叙先人以垂不朽夫慕其親施  
及於人乃與永封人之純孝匹休矣孝子之不匱  
錫類其是之謂乎至是而叔舟不知所以為言天  
順己卯孟夏有日謹書

御製詩序

天順初元丁丑孟冬下旬上以除授寧召見吏  
兵曹于思政殿移席慶會樓北墻底命宗親及入  
直諸將睹射以次進爵酒酣上亦時時操彀矢  
無虛發發必貫韋羣臣莫不懽悅稱賀上顧取  
箭匣有詩召授吏曹叅議李克堪命曰此予舊時  
之物予年少閱經史有暇時習弓馬戲作詩寫在

箭匣今垂二十年矣尚想當時事宛然如昨令人  
不覺愴然况今筋力已不如舊豈無感歎卿以文  
墨從我久矣宜和之又命在坐者屬紀於是各依  
韻和進後數日又召射候御製詩一首寫箭匣  
以示諸臣命曰予非好為此遊宴卿等皆予功臣  
從我遊既久今君臣禮隔恐上下情不相孚且雖  
安不可忘武備思欲有以振起之予非留心小藝  
好為此遊宴也詩以見志諸臣皆拜賀和進命承  
政院作軸錄詩命臣叙其顛末臣叔舟竊觀主  
上發下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以至弓馬  
衆藝無不各盡其妙屬當世道不靖乃奮英武累  
定大亂發政施仁振起頽綱旋致太平而不以為

安霄衣旰食開廣言路以盡下情欽刑恤民興學  
振武猶恐不及今伏覩御製詩前篇詞義豪邁  
氣蓋一世後篇詞嚴義正寡欲簡事敬天勤民之  
意霽然振古聖王之治世亦如是而已耳乃知聖  
人所為隨所處而宜出尋常萬萬也豈特遊宴而  
已哉振起武備而已哉聖上永堅此心日念在  
茲既有始亦有終使聖子神孫不矢乎茲以永不  
基實我東方萬世之福也臣不勝大慶頓首頓首  
是年仲冬上旬有日翰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  
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  
秋館事兼判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表  
舟謹序

新刊三峯鄭先生集序

嘗觀古之英雄豪傑有建功於世者多不能保其終是或論損盈虧有以自招亦或關於運數有不能自脫者然建大功者必享其福苟不及其身必於其後有施必獲固天道也三峯先生天資磊落魁偉實王佐之才前朝之季國祚將終東方縻沸民墜塗炭我太祖闢時之艱東征西討英夷大難先生手搏日轂廓清區宇以拯我東方億兆蒼生及開國之初凡大規模皆先生所贊定當時英雄豪傑並起雲從而無與先生比者雖終有蹉跌功過亦是相掩矣其亦關於運數如古豪傑之不能脫者歟吾同年慶尚觀察使鄭君於先生為會

孫常痛先生不得終享凡所以繼先業而蓋前愆  
無所不用其極今又撰先生詩文雜著將繡諸梓  
馳書命序先生之詩文固緒餘耳然其詩之高淡  
雄偉文之通暢辯博亦可因以窺其學開胸次之  
萬一矣况先儒如牧隱陶隱圃隱陽村諸公皆所  
推服乎鄭君早捷科第歷敷雲路今自諫議出按  
慶尚諫議卑階慶尚大道君尚鬢青而腰金攬轡  
榮亦至矣豈非先生之餘慶將享乎君耶天道施  
獲之理可驗而國家報勲之意於是可見矣然所  
謂繼業蓋愆者將止是而已乎君勉之先生諱某  
字某鄭君諱某字某成化元年乙酉季夏有日

送金同年好仁安撫濟州序

濟州即耽羅古國也在南海中絕遠浮海數百里  
而至產奇材海錯商舶絡繹海賊縱橫非文武木  
才莫能鎮之故每擇朝賢往安撫之吾同年金君  
應選而往告別徵言僕聞為政寬猛相濟然後威  
惠並著內治既修然後外侮可禦寬而不猛其政  
流猛而不寬其政剋流與剋非政也內苟不治何  
以禦外侮哉濟州自元季放馬置吏卒為避亂之  
計蒙漢雜處恃險反覆至于我朝被 列聖煦撫  
之恩民安於化同於邦雖然商販輻輳主客雜沓  
地瘠民貧遺風悍俗尚有存者一救猛貧民無以  
存一於寬悍俗無以懲不能以寬猛相濟民何所  
賴况州西值中國之明州東當日本之九州南通

瑠球諸島海賊出沒滄波阻隔救援不時是必人  
和可保然後足以外禦矣能稱任者豈不在文武  
大才歟朝廷擇賢而必以君者應有說矣前年春  
日本之對馬島立新立國家將遣官吊故賀新而  
難其人海嶮俗驚人亦難之至有詐病以避之君  
受命即行果能處事合宜得其懽心而還今又遠  
赴海外而一無難色可謂達道若命之君子矣於  
寬猛之說乎何有其能安撫以鎮之也修內以禦  
外也蓋可卜已嘗聞漢擘山在州之中極高山有  
異木日正烘香氣滿山山之頂有池甚竒登而望  
之四面黑水際天正北湖南之山隱見雲外真為  
勝地世稱蓬瀛無已則其在是乎政成多暇為我

一登記遺跡勝槩以副悵別之懷交代李君亦同年也寄語亥釀方熟春事將殷可毋滯也云

清卿先生集序

嘗聞有德者必有言蓋德之精華發而為言故聽其言足以知其德况詩文之於言又其精華者乎世之承家業者凡於珍寶皆知以為重音韞舊物亦欲家傳不失而忽於先人精華之發者可乎文度公苦學清修為世名儒遇知兩朝其道德積躬發而為事業者卓卓巍哉為文章者彬彬典雅國家賴之人所瞻仰而傳誦公則不以為意常不置橐公之嗣副正公痛念不傳於世為之收拾於人見聞相傳辛勤數十年僅得若干篇方欲編次



成彙未遂而歿今茂松公繼其志手自纂定又為  
公行狀悉錄世係派裔寇諸遺彙之首於是公之  
道德精華之發可傳於無窮後之欲窺公道德之  
蘊者庶有所徵而副正公之志畢矣可謂承家而  
知所重也已叔舟以家世之舊結髮受業於公遂  
贅公門特為公所知待訓誨備至乃得緒餘以至  
今日竊見公遺彙新成將求于傳感慕內激不自  
已巳成化八年歲在壬辰孟秋有日謹序

永慕錄序

成化八年歲在壬辰春 上命崔涇安貴生奉畫  
昭憲王后 世祖太王 睿宗大王粹容為軸粧  
纒既訖以是年夏五月丙辰備儀衛奉安于濬源

殿先王先后之次上哀慕罔極乃命陞涇貴生職賜以鞍馬內自三宮下至在朝之臣凡及見聞莫不悲感興懷上又以濬源殿舊有案只記奉審節目命考次序始末悉追記之太宗以上歲月既久不可更考但錄其畫搦軸數自世宗以後乃得詳錄以進賜名永慕錄謄寫歲之將以傳後命臣叔舟議其事臣竊謂曾子釋治國平天下首言上老老而民興孝朱子解之曰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蓋孝者出治之本而人心之所同也我聖上天性仁孝即政之初遂及於是其哀慕之誠自無所不用其極不假營為而感發於人者如是誠能推此心以孝為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人

之觀瞻感化也將不能自已矣因嚴山  
肅而成及其至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其所因者本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况於人心之  
所同哉所謂捷於影響者豈不信歟亦在 聖上  
擴而充之而已爾具銜臣申叔舟拜手稽首謹識

江寧府使申允宗詩卷序

方外友一菴尊師一日來訪出一軸授予曰今江  
華府使申君允宗得燕外祖叅贊尹公迺出按江  
原時贈行詩於家籍中為塵蠹所蝕乃召工糊粧  
聯紙為軸求一言為序特繼其詩於儒林欲以榮  
其先試展而觀之則獨谷成公石磻首唱蓮溪金

公瞻騎牛李公行西原鄭公擢葦村柳公伯淳問  
左陳公義貴永嘉權公湛繼而和之皆明公碩儒  
所為玩其詞則其期待之重惜別之懷風景之麗  
靄然如在當時親承其酬酢而目覩夫人物德望  
風彩之懿寧不有感於懷耶申君非徒能表諸賢  
題詠於塵埃中以榮孝其先蓋亦起予者歟聞申  
君之治華也嚴於吏而仁於民政為畿甸最其果  
能移孝為忠者歟詩以歸之

姜景醇登第論書序

吾友姜景醇致手簡來命若白 世宗大正三十  
年歲丁卯秋我先君留守開城府聞國家方設初  
重試一日府人走告諭書至先君蒼黃出拜開紙

見卿子壯元及第可速上來先君驚喜入語先妣  
相對下泪馳至京則希孟為初試壯頭前希孟而  
撫之曰希顏亦赴重試初未知誰為壯元然汝兄  
既擇褐情重於汝今果然矣青雲萬里發軔在此  
移孝為忠豈止是而已哉勉之遂以諭書見付  
世祖大王時在潛邸亦以該文不論請聯為軸求  
詩縉紳先君曰盛名難居况又揚之命箴諸巾  
箱三十年矣希孟繆蒙列聖知遇今側諸卿終不  
為之發揮將無以小紆龍湖蓼莪悲慕之思矣高  
守先君一時謙抑之戒可乎知先君在今蓋寡請  
書顛末以畢吾意叔舟早事戴敏公遊景愚景醇  
氏伯仲間最久竊念數十年來事往時逝而今獨

與景醇氏晨夕相從亦豈無心助君悲慕者自鄉  
舉里選廢而科目起科目非進大賢之路然非科  
目其進也無路苟有志於世雖大賢不得不由科  
目而進致君澤民行道濟世揚名顯親皆由於是  
故士之得科目也父母親戚故舊知識以至聞見  
者莫不榮之然觀古之名卿碩輔得科目者蓋寡  
而得壯元者尤寡况在咸里能攻苦自修得名賢  
碩輔之所尤寡者乎又况魏才景望感動宸衷天  
書遠下為舊都父老之所聳觀者乎戴斂之喜慶  
垂涕景醇氏之思欲慰親意侈君恩愈久而愈切  
也豈不且哉嘻世宗感動先見之明戴斂戒勉  
成就之效於是而小驗矣今我聖上臨政思治

將大有為其所以眷倚於景醇氏者方隆中外之  
望亦益以重哉敏戒勉之意其將止是而已乎景  
醇氏勗試成化十年甲午季春上澣有日高陽白  
叔舟泛翁序

晉山世彙序

五必箕裘醫須三世古之所以重乎是者豈不以  
業隸於專術精於久歟小者猶然况其大者乎世  
之讀書為儒以文章立名者前後相望而至有集  
行于世者千百之一耳况能繼世者乎如三蘇龐  
嫩二陸聯芳世共欽仰以為曠古所無而亦父子  
兄弟而已爾况能繼三世者乎晉山姜公景醇以  
一卷書來示曰我先祖通亭先父玩易齋先兄仁

齋並有詩文而皆不置橐今爲收拾得之家籍及  
人之傳誦所記凡若干首謹編輯謄寫總號曰晉  
山世橐將以傳後請序其端受而尋繹則通亭之  
端麗玩易齋之高雅仁齋之平淡三世相繼各有  
所立而其骨格之清健氣象之森嚴始出一手故  
每嘗及事玩易齋與仁齋結髮同遊學又與景醇  
同僚共事每歎家訓異於尋常今觀是集益有以  
知其淵源之所自來矣比之小者其專且久也如  
是論其大者可謂襲義聯芳一千百曠萬古而擅  
義者也嘻仁齋早逝景醇方秉文筆爲儒林所宗  
而諸子又能勤學此豈止三世而已哉謹序

海東諸國記序



夫交隣聘問撫接殊俗必知其情然後可以盡其  
禮盡其禮然後可以盡其心矣我 上 殿下命  
臣叔舟撰海東諸國朝聘往來之舊館穀禮接之  
例以來臣受 命祗栗謹稽舊籍參之見聞審其  
地勢略叙世係源委風土所尚以至我應接節目  
裒輯為書以進臣叔舟久典禮官且嘗渡海躬涉  
其地島居星散風俗殊異今為是書終不得其要  
領然因是知其梗槩庶幾可以探其情酌其禮而  
收其心矣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  
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  
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為國  
周平王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

郡大臣各占分治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  
強悍精於劍槊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  
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前朝之季  
國亂政紊撫之失道遂為邊患沿海數千里之地  
廢為榛莽我太祖奮起如智異東亭引月兔洞  
力戰數十然後賊不得肆開國以來列聖相承  
政清事理內治既隆外服即序邊氓按堵世祖  
中興值數世之昇平慮宴安之鴆毒敬天勤民甄  
拔人才與共庶政振舉廢墜修明紀綱宵衣旰食  
勵政啻理治化既洽聲教遠暢萬里梯航無遠不  
至臣嘗聞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內修  
不在乎邊禦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紀

綱其於是乎驗矣蓋之戒齊曰倣戒無虞罔失法  
度罔遊于逸罔滛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遊  
道以十百姓之譽罔啡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以舜為君而益之戒如是者蓋當罔  
家無虞之時法度易以廢弛逸樂易至縱恣自修  
之道苟有所未至則行之朝廷施之天下推之四  
夷安得不失其理哉誠能修己而治人修內而治  
外亦必無怠於心無荒於事而後治化之隆遠達  
四夷矣蓋之深意其不在茲乎其或捨近而圖遠  
窮兵而黷武以事外夷則終於疲敝天下如漢武  
而已矣其或自恃殷富窮奢極侈誇耀外夷則終  
於身且不保如隋煬而已矣其或紀綱不立將士

驕隳橫挑疆胡則終於身罹戮辱如石晉而已矣  
 是皆棄本而逐末虛內而務外內既不洽寧能及  
 外哉有非傲戒無虞無怠無荒之義矣雖欲探情  
 酌禮以收其心其可得乎光武之閉玉門而謝西  
 域之質亦為先內後外之意矣故聲名洋溢乎中  
 國施及蠻貊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是乃  
 配天之極功帝王之盛節也今我國家亦則撫  
 之優其餼廩厚其禮意彼乃扭於尋常欺誑真偽  
 處處稽留動經時月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小  
 拂其意則便發忿言地絕海隔不可究其端倪審  
 其情偽其待之也宜按先王舊例以鎮之而其  
 情勢各有重輕亦不得不為之厚薄也然此瓊瓊

節目特有司之事耳。聖上念古人之所戒鑑歷代之所失先修之於己以及朝廷以及四方以及外域其於終致配天之極功無難矣何況於瑣瑣節目乎成化七年辛卯季冬云云申叔舟拜手稽首謹序

洪武正韻譯別序

聲韻之學最為難精蓋四方風土不同而氣亦從之聲生於氣者也故所謂四聲七音隨方而異且自沈約著譜雜以南音有識病之而歷代未有釐正之者洪惟皇明太祖高皇帝愍其乖舛失倫命儒臣一以中原雅音定為洪武正韻實是天下萬國所宗我世宗莊憲大王留意韻學窮研底

蘊創制訓民正音若干字四方萬物之聲無不可  
傳吾東邦之士始知四聲七音自無所不具非特  
字韻而已也於是以前吾東國世事中華而語音不  
通必賴傳譯首命譯洪武正韻令今禮曹參議臣  
成三問典農少尹臣曹變安知金山郡事臣金曾  
前行通禮門奉禮郎臣孫壽山及臣叔舟等稽古  
證閱首陽六君臣諱桂陽君臣增監掌出納而悉  
親臨課定叶以七音調以四聲諧之以清濁縱衡  
經緯始正罔缺然語音既異傳訛亦甚乃命臣  
等就正中國之先生學士往來至于七八所與質  
之者若干人燕都為萬國會同之地而其往返道  
途之遠所嘗與周旋講明者又為不少以至殊方

異域之使釋老卒伍之微莫不與之相接以盡正俗異同之變且天子之使至國而儒者則又取正焉凡膳十餘藁亨勤反復竟八載之久而向之正罔缺者似益無疑文宗恭順大王自在東邸以聖輔聖叅定聲韻及嗣寶位命臣等及前判官臣魯參令監察臣權引副司直臣任元濬重加讐校夫洪武韻用韻併析悉就於正而獨七音先後不由其序然不敢輕有變更但因其舊而分入字母於諸韻各字之首用訓民正音以代反切其俗音及兩用之音又不可以不知則分注本字之下若又有難通者則略加注釋以示其例且以世宗所定四聲通攷別附之頭面復著凡例為之

皆南恭惟 聖上即位亟命印頒以廣其傳以臣  
嘗受命於 先王命作序以識顛末切惟音韻衡  
有七音縱有四聲四聲肇於江左七音起於西域  
至于宋儒作譜而經緯始合為一七音為三十六  
字母而舌上四母唇輕次清一母世之不用已久  
且先輩已有變之者此不可強存而泥古也四聲  
為平上去入而全濁之字平聲近於次清上去入  
近於全清世之所用如此然亦不知其所以至此  
也且有始有終以成一字之音理之必然而獨於  
入聲世俗率不用終聲甚無謂也蒙古韻與黃公  
紹韻會入聲亦不用終聲何耶如是者不一此又  
可疑者也往復就正既多而竟未得一遇精通韻



學者以辨調諧紐攝之妙特因其言語讀誦之餘  
邇求清濁閑闔之源而欲精夫所謂最難者此所  
以辛勤歷久而僅得者也臣等學淺識庸曾不能  
鉤探至賾踴揚 聖謨尚賴我 世宗大王天縱  
之聖高明博達無所不至悉究聲韻源委而斟酌  
裁定之使七音四聲一經一緯竟歸于正吾東方  
千百載所未知者可不決旬而學苟能沉潛反復  
有得乎是則聲韻之學豈難精哉古人謂梵音行  
於中國而吾天子之經不能過跋提河者以字不  
以聲也夫有聲乃有字寧有無聲之字耶今以訓  
民正音譯之聲與韻諧不待音和類隔正切回切  
之繁且勞而舉口得音不差毫釐亦何患乎風之

之不同哉我列聖製作之妙盡美盡善超出古今而殿下繼述之懿又有光於前烈矣景泰六年仲春既望翰忠協策靖難功臣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經筵叅贊官兼尚瑞尹修文殿直提學知製教充春秋館兼判奉常寺亭知吏曹亭內直司導院事臣申叔舟拜手稽首敬序

宛陵梅先生詩選序

宛陵梅先生生盛宋與歐王蘇黃並驅一時詩聲最著而歐陽諸子諸集盛行于東方獨先生遺藁不傳世之有志於詩者常恨之一日匪懈堂手簡抵予曰詩之體盛於唐而興於宋然其間所賦之詩豪放美麗清新奇恠則或有之矣至如簡古精

純平淡深遽寄興託比自與唐人無校則獨聖俞  
一人而已余之欲見是集久矣於去年冬始得寫  
目不覺屈膝遂授其精美選為一帙有所難曉略  
加註解欲與鯉庭初學者共之子為我序之叔舟  
嘗觀古之評宛陵詩者或曰工於平淡或曰句句  
精鍊或曰如朱絃踈越一唱三嘆大抵詩之豪放  
美麗清新奇怪者則固有以動人耳目夫人得而  
悅之若簡古精純平淡深遽者則知之者鮮矣而  
好之者尤鮮矣至於好而樂則非深得夫天樂於  
牝牡驪黃之外者未易以到也今觀匪懈堂所論  
之切所選之精真可謂知而好好而樂矣惟其知  
之也深故其論之也切其好之也篤故其選之也

精歐陽公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為宛陵知  
已於千百載間者豈特歐陽而已哉吁盛矣丙寅  
仲春乙丑行集賢殿脩撰高陽申叔舟序

追慕錄序

成化己丑冬我主上殿下自潛邸入守丕緒於  
是羣臣上請展敬私親追上封冊上以義專  
大統不暇顧私命待朕闋及三年壬辰乃下  
羣臣議遂追崇為溫文懿敬王立別廟於延慶  
宮以賜月山大君奉祀四年癸巳秋廟成卜  
吉備儀衛以九月二十日戊申命右議政昌城  
府院君臣成奉祖詣舊祠奉粹容移安于新廟  
後殿命臣叔舟與清川府院君臣韓伯倫詣舊

祠奉 神主移安于新廟正殿十一月朔日戊子

親詣新廟 祀以大牢於是宗統之重天性之

親恩義並盡無所欠缺矣前是 命悉錄 先王

先后睟容為籍號永慕錄今又以 新廟睟容之

將永于傳亦錄為籍號追慕錄 命臣記其顛末

初在天順丁丑之秋七月 懿敬王偶因感冒失

和八月之初自東宮出處 世祖舊邸 世祖亦

移御 親視醫藥 命臣叔舟與議焉十餘日而

疾瘳又數日疾復至九月初吉大巫 世祖知不

救掩泣呼臣入視 王顏如平生而氣息已盡

世祖曰脩短命也其嗣皆勿不可不傳其貌以遺

之即召畫師崔溼安貴生占分寸草盂而藏之及

壬辰之春 上命畫 先王睟容也遂并依草為

岳奉安于舊祠 命賜涇貴生爵言官於 經筵

論之 上曰予生纔閱月乃失 顧復不意今日

得覩 天顏髣髴悲慕之懷將無所小抒則涇貴

生不可不錄在 經筵聞 天語者莫不淚下知

聖上至孝而 世祖慮事精密無所不用其極也

巨竊聞德厚者流光惟我 懿敬王天姿端重德

藝宿成其為世子也適當 世祖靖難之後國勢

艱飢密贊鎮靜人心以定宗社以安雖不享壽慶

有所鍾曆數竟歸我 聖上上繼 列聖撫臨東

夏 新廟有赫萬世不替苟非厚德之至其流之

光也能若是乎今我 聖上誠孝天至權思義之

重輕定禮情之隆殺 悲慕之誠隨事而著嘗觀

孟子論齊王舍牛曰是心足以王矣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勢有親踈事有難易孟子欲齊王推愛物之心以及仁民而親親齊王既無克復之功正如無源之水其涸可待也而猶謂之是心足以王况我 聖上誠孝既隆於親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踈難易之序順矣其本已立推之豈不霈然易易哉故古之人行仁必自孝弟始今既有始其竟有終以承 厚德之光也 不在於善推也 我成化九年歲在癸巳孟冬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社炳獎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

保閑齋集卷第十五  
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  
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  
府院君申叔舟奉教誌

保閑齋集卷第十五



保閑齋集卷第十六

題跋

兵政跋

兵之於政爲國所先務我主上殿下撫定大難  
應運闡理特先兵事而尚以軍令未精莫適所從  
命爲定式臣叔舟與兵曹諸將親承指授危將率  
之侍衛聚會鍊閱規度以至文移格例莫不詳定  
承守奉行如指諸掌至是而政之於兵可謂先所  
務矣於爲國乎何有書成賜名兵政命臣叙其尾  
天順己卯孟春有日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  
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臣申叔舟  
拜手稽首謹叙

諸經跋

臣聞一氣聚散乃有死生，死生如晝夜，未有生而  
不死者，然脩短不齊，幽明異途，達者所不能不悲  
惟我王世子，卽下天資，岐嶷稟性仁孝，學問碩  
博，道義淵泓，國儲之望，方隆而遽離膝下之權，前  
星掩耀，小海飛塵，舉一國慟，惜奔走罔知攸為  
上以佛教可資冥福，手寫金剛經，撰集證道詩，註  
解以終先王遺意，命釋老儒士，印寫諸經，勸校  
纂定，無所不用其極，夫感通應報在乎誠，不在乎  
物我，主上殿下奮英武，恢大業，凡處已接物一  
以至誠，揣摩一世，揮霍萬有，亦無非一至誠之所  
推，况以大孝追慕，至性慈愛，而為此大緣乎，其感

通報應固不可測而達者之悲當與天地為無窮  
矣臣申叔舟泣血頓首謹跋

題譯生崔潑約韻圖尾

夫天下書同文而各因其方五聲之用遂不同然  
推其源不過五聲七音縱橫經緯而已故散之則  
萬變無窮約之則三聲相為管綴而其變有數今  
之學華音者皆事其末不究其源乃至七音相陵  
五聲相混曾不知所以辨之猶執以為是而莫之  
察老於譯者皆若是後學靡然趨之蓋可嘆也已  
觀子之圖實得其要可謂能拔俗而獨立矣苟如  
是不已其於變訛師正乎何有然其紐攝之機必  
須口授而後得其梗槩矣當為子和兩端而竭焉

姑題其尾而歸之以慰之云

題大司憲李公

賜浴溫泉詩卷後

以景泰元年六月甲申葬我世宗大王于英陵

群臣咸會留宿陵下者凡數日大司憲永川李

公以關東

賜浴詩卷示坐上諸僚泫然謂叔舟

曰嗚呼可忍言哉昔者先王行幸關東駐蹕伊川

之溫井臣時從行

賜臣浴旁邑扈駕諸公詩以

道行及還京師求詠縉紳間後有能文者亦請而

續之共若干篇所以後

君賜而為臣先也以臣

不才謬蒙

先王知遇擢置喉舌不數年間陞為

省宰庶幾糜粉圖效萬一而弓劍忽遺雲暗鼎湖

攀附無路自今縱遇能文者更何心求詠也昔之

從也榮賁薰骨今之從也悲慕纏胸余之袖是而  
來者想昔痛今出於至懷而不能自己噫初為是  
也安知終於此而已也卷終有跋古也子演其說  
而終之可也叔舟亦受恩先朝久玷法從公之  
此言所不忍聞自僕為公下僚挹公緒餘窺望一  
二充足信先王知人之明也公之勲業著於前  
者為己極而其所未施什尚七八古人所謂報先  
王而忠陛下者正公今日事爾凡人之情於哀榮  
之際榮而知所以榮者鮮而榮而又能知其哀以  
至於不能已者為益寡矣夫以公遇知之隆賜  
浴一時一事之榮而公必侈之於始而要其終期  
於不忘也如此而况榮有大于斯者乎而公之心

可知矣微人歌詠益侈先王之賜何害也而公則不勝其悲不忍為之此猶不忍為之而公之心可知矣能榮能衰可以知公之心而先王之德之感人深從可知矣若其當時賜浴之光榮與夫際會之盛事業之巍諸公之詩盡之且未暇悉云奉列大夫司憲府掌令知製教高靈申叔舟敬書

祭文

己未文科同年祭正郎權琦文

惟靈內剛外方氣和言溫清標霜潔芳譽蘭薰玉堂烏府天官夏曹妙齡英才孤寡獨步謂作周楨終登漢輔人之所賢天則離之一疾未起重泉永

幽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脩短定數死生常理君既  
洞然而無惑矣上有父母下焉妻子攀號極隔慟  
哭天涯念至于此可勝恨哉顧余數人皆君密友  
同榜豈偶知心則久契通金石情喻骨肉纔見拖  
紳遽聞易簀天乎不吊神者難測音容莫追幽明  
永隔青烏既卜素車載輅爰就祖道聊展菲儀亡  
而不亡知耶莫知

祭吉昌權公文

吾輩數人嘗公執友結髮相須至于白首心同契  
合左右先後攀鱗附翼值茲景運功成公退以未  
令聞吾儕碌碌欽公卓卓天道喜報施厚獲博謂  
公勲德必享遐福謂公閑適必保龜鶴宿病自少

不謂遽爾嗚呼至此痛其可已平生事業自有青  
史寂寞身後於人何與遺孤孩弱見之惻楚嗚呼  
哀哉痛纏心膺密夢有期日月駸駸追惟往事無  
以為心春城風雨殘花幽禽洒血備爵公其來設  
疏文

崔太監安往故鄉陰城為考妣設齋於白雲  
寺疏文

覺鑑無尋普應幽明之願昊天罔極寧酬父母之  
恩爰扣玄扃庸希妙度竊念弟子生此遐荒自免  
抱於懷中每承懽於膝下九重四千里昔結髮而  
入帝鄉一去五十年今衣錦而歸故國山川依舊  
里閭已移城郭人民更起丁令之感鞠育願復難



堪慕我之悲思報答之末由第歸依之是懇茲就  
舊遊鶯舍展設無遮象筵仍演七軸真詮用巧諸  
佛玄援伏願皇帝萬歲國主千齡先祖考妣超生  
淨界弟子眷屬並結良緣

誄

誄俞直講 教老

化日澆而日漓兮世既饒夫反覆紛而悅而肯憎  
兮並趨利而相合獨有子兮與余世于交兮通兩  
家兩小少而共隊兮從結髮而靡他及就壯而並  
仕兮連兩榜而同科固情志之交孚兮比膠漆而  
有加前年君卧病纏綿兮為我言夫沉疴念貽慮  
乎萱堂涕雙垂之滂沱撫遺骸以屬我兮發長嘆

而咨嗟余欲慰夫悲慙方雖強笑而無華終淡旬  
而遂渝方反悲嘆以為樂方平康而無恙方乃朝  
夕乎蒼笏何數日之相違方忽計音之見及顛余  
付以驚痛方五內摧其若裂日月跳光方不我留  
望佳城之葱鬱柳車載路方丹旄飛晨光微方薤  
歌發就遺左以相送方長臨風而洒血念前年之  
哀恍兮豈神心之預識當時雖以為恠說方余色  
不受而心諾苟余言之出口方誓終身而不食已  
矣哉非吾私方是勸歎善人之不叔懷孤直而秉  
德方志未伸方官不達豈禍福之相倚亦材命之  
不吝碩浮生之無百歲方况有壽與夭折吾固無  
以為心方送君歸之慘怛已矣哉逝者不可追方

死者不可復作終天地以求訣兮吾將去而誰適  
指北邙以極目兮竊愁雲之巖巖已矣哉時不停  
芳驥過隙勢不復兮波東傾知悼往之無益兮我  
余淚之交零真一酌兮君不顧脩長歌兮君不聆  
撫遺孤以有成兮庶不負於平生

贊

匪懈堂真贊

安平大君以有真示叔舟曰曾於壬戌年余年  
二十五令安整寫余真今七年子茲其形貌已  
不同矣形貌已不同而學問不日進其為我志  
之將以後日之規叔舟嘗聞孔夫子有十五而  
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君子  
之學當循其序固不可躐等而進亦不可半途  
而廢年愈高而責愈重庶幾反身自脩日就月  
將至于德成道熟然後更作始背鶴髮之真而  
使故舟得操焚德頌道之筆不亦幸乎姑為之  
志而謹獻贊曰

莫姿維世器宇夙峻維粹維益乃德之潤維年之  
芳維力之強願言不息天行是式永膺多福

疏

稼穡說書送尹生負子深詩卷

子亦知夫稼與織乎種而耘耒而又穫者稼者之  
事也蠶而絲絲而又機者織者之事也不種則無

苗矣不蠶則無璽矣安所施其耕與絲乎既種而  
苗矣苟輟乎耘則吾見其苗而莠矣既蠶而璽矣  
苟已乎絲則吾見其璽而蛾矣寧敢望其獲與槩  
乎亦終於飢寒而已矣士之於學亦猶是也志于  
學者種與蠶也勤于學者耘與絲也以及於德成  
名立施之於事則是獲而機也吾故曰承乎志而  
成其德者在乎勤耳古之人有離親戚去鄉里尋  
師從宦曾不拘於區區溫清者豈非欲其勤學成  
德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榮鄉里以大其孝哉尹子  
勉之今尹子之親親于嶺南也陽城李可成遠城  
徐剛中序而詩之諸公又從而和之以送其行予  
以同榜之愛葭葦之好不可無言然予不托於音

也久矣敢以稼穡者之說書而歸之  
銘

新鑄大鐘銘 并序

洪惟我 主上殿下念昇平日久軍政不可不  
嚴乃 命攸司鑄大鐘置 思政殿前庶以彌  
令禁軍而整齊之我朝自 太祖康獻大王創  
業開國三葉而至 世宗莊憲大王持盈守成  
以文為治四境按堵民不見兵者三十餘年矣  
文宗短祚 嗣王幼冲權姦擅國濁亂朝政圖  
危宗社我 殿下奮英武率厲忠義靖夷大難  
遂定大業屬當中興之時脩明政刑改紀祛弊  
悉復 祖宗之舊而首以軍政為務提撕振厲

無所不至不期年而朝野清寧禁衛整肅中外  
晏然北狄海寇賓服納款絡繹爭先其所以安  
不忘危思深慮遠以成中興之業者可謂至矣  
夫達大業者必勒鼎鍾所以明功德錄忠勳垂  
鴻休示後世也茲當大器之成豈可不為之銘  
以昭示於後也耶臣叔舟謹拜手稽首銘曰  
於皇我祖奄有大東聖聖相承代理彌隆治  
不常安帝乃示警大運中否邦用不靖權姦濁亂  
國柄是擅毒燎虐焰乃爨乃燬乃扇天眷我王勇智  
是錫曰奮神武以定宗祏忠賢効力宵蛾赴燭迺  
靖大難曾不終夕中外寧謐謳歌悅澤惟時我  
王整頓紀綱復我舊典罔有不張安不可憑危不

可忘思保中興先務于戎爰鑄大鍾懸之禁中鼓  
之鏗鏘魏駉振列整整堂堂壯我鴻業威風震赫  
浩浩遠涉山戎島夷悍威報德執贄獻琛扣關臣  
服妖氛淨盡四境無虞民樂于生魚魚于于於皇  
我王舜禹為徒雖承先列實劄王圖忠勳攀附  
贊我英武克達丕績惠我東土勒茲巨鍾邾郚  
與偶於千億載永垂不朽

頌

在昌城聞康翎進白鹿各道進箋賀乃上頌  
臣叔舟受命巡邊適到昌城伏聞黃海道康  
翎縣得瑞鹿以達色純白性甚馴朝野權作奔  
走稱賀臣聞聖人之闡理于世也天必生神異



之物以為之瑞以應之今茲之鹿出於百里之內不勞九譯之遠曠古所未聞豈無所自歟我主上殿下神武定難撫圖開運厲精思治崇文振武懷保小民絕聲色省浮費躬節儉力行仁義不數年治化風行臣今見黃海平安二道流亾復土家有餘粟按堵樂業達于四塞我殿下至誠力行之效已見矣茲其雍熙太和之氣有以來神物之遊而亦莫非天之所以降瑞應夫聖人者也臣竊因既往之應以卜將來之符夫鹿物之壽者而性馴似仁其出而為我殿下聖筭無彊之符以及黎庶悉躋仁壽之域也無疑矣至是而視夫赤伏符讖之說神爵附

會之誕為如何哉臣又聞祥不在祥在人主一  
 心苟萌誇誕遽為自足則其為祥也適所以為  
 禍也今天既應 殿下功成治定之休矣 殿  
 下亦宜益堅思治之心日慎一日慎終如始以  
 應天命以不孤茲瑞也臣不勝至頌臣叔舟宣  
 命未訖邈在塞上千里之外東望五雲神魂飛  
 去不能自定謹作頌一篇稽顙蹈舞昧死以進  
 頌曰

至化垓北神物來遊惟此神物我 王之休惟鹿  
 之白天地凝祥厥祥伊何萬壽無疆惟白之鹿瑞  
 與天通厥瑞伊何百祿攸同天命靡常瑞不在鹿  
 匪祥厥祥永保天福

箋

集賢殿進八駿圖箋

聖人乘運既啓統於千齡神駿應時宜昭示於萬  
世敢茲圖寫以備覽觀竊惟王者之興必有靈物  
之助金祖赭白徑涉龍江之一鞭蜀王的盧忽踴  
檀溪之三丈是皆景命之寄贊寶為後人之聳聞  
惟我大祖大智日躋神武天縱當麗運之不競  
憤寇賊之交侵揮天戈而四征親當矢石奮威稜  
而一掃孰抗兵鋒非徒豪傑之附攀亦有靈種之  
贊佐格力固在驪黃之外權奇可托死生之期歷  
險冒危每効能於奔走摧堅突衆終收成於廓清  
切合著於播揚心豈忍於泯沒唐繪相閣漢畫雲

臺茲乃賤物而貴人豈非舉大而遺小遂使竒績  
卒至無傳恭惟 主上殿下德洽生成切存化育  
繼志述事禮樂教化之一新發政施仁飛潛動植  
之咸若尚慮持守之不易每念創造之惟艱 命  
作贊圖用旌勲烈伏念 臣等學淺測海才薄雕虫  
褒美頌功縱慚蛇足之誚思勤想苦願貽燕翼之  
謀

巡江邊還到安州

上遣子昞賜宴賜衣靴御札謝箋

臣聞天地交萬物通而必有先受其施上下交其  
志同而必有先受其知此理勢之固然者也 臣以  
庸劣乘時攀附濫蒙 聖恩以至今日豈非所謂

先萬物受施者哉。臣今巡邊宣命，遍歷諸戍，沿江而下，已到安州。竊觀長白以南山勢散漫，賊路縱橫，且連遼瀋。自昔大敵之來，莫不此道。是由我境防戍之路，旁通四達，守之甚難。然民俗尚武士，馬精強，前代嘗用之，足以抗天下之兵。高麗盛時，特以此道為重，列置城鎮，正兵幾萬，弩騎步班隊正校尉部伍，詳明體統，相維及經，冊兵紅賊民之存者無幾，其遺民之逃生海島者，處處屯聚，不能成邑。乃移下道良家子弟，以實之。今為吏為軍，為民者皆其後也。我朝開運，撫育數十年，方就蘇復。又因邊賊構釁，赴防築城，復致騷弊，人少後重，民不聊生。我殿下即位，宵旰勤民，悉除苛令，躬

行節儉勸課農桑時以教閱以示民方今見戎虜  
威服邊境無虞居民按堵樂業已不似前日彫弊  
矣正當教之之時而內地巨鎮城堡不完千戶百  
戶小牌雖仍古意而分配不均把領未整軍吏相  
混民莫適從臣受命以來夙夜祗懼恐不副委  
任之意思所以宣布上恩振厲武氣使西民知  
聖主西顧之殷而才識淺短竟無一策千里西疆  
但見狼煙之息五雲北闕每念鳧鷖之飛豈意鴻  
私又及遐邇踰分之罪一道聳觀俯伏撫觴悅侍  
香案之側蹈舞拜服猶惹御爐之煙况此十行  
賜扎實為千古殊榮茲乃主上殿下天地兼容  
日月並照察小臣斷斷無他遂令徽纒纒紆陰渥

臣何幸當茲交泰之辰猥受聖明之知義為君  
臣恩猶父子古所未有臣何以堪但當益礪鈍質  
更策駑材誓心盡報斃而後已此臣之職也臣之  
至願也

在咸吉道謝恩箋

齊澤覃霈靈貺沓臻揆分踰涯措躬無地竊念臣  
猥以庸劣遇知最早謬蒙聖眷以至於此茲又  
承乏重寄巡按東北諸鎮竊見我世宗大玉運  
撫昇平晷恢遠略斬荆棘置六鎮徙民實邊而又  
情重遷旋即逃散今皆安土樂業之忘其舊城戍  
擲比民居鱗傳禾穀屢登家有數年之蓄行不賣  
糧處處按堵女真遺落已為編氓肅慎餘民相繼

款服束帶加冠所至絡繹數百為羣我主上殿  
下丕承繼述勵精首治體天勤民推誠撫遠之效  
可謂速於影響矣臣今之來無所施為攬轡行邊  
耳六鎮殷阜古馬精強正當教之之時殊俗慕義  
遠邇爭赴正當撫之之機而臣材識淺短智計踈遠  
夙夜祇懼慮其所宜辭離輦下已閱兩月尚未  
得要領地盡東溟對時物而懷感春歸北塞望辰  
極而魂飛何期寵榮又及遐逝玉案三接之私每  
懼叨濫彤弓一朝之貺敢克副當矧茲春衫實指  
內府祇荷鴻恩不違咫尺之拜醉倒狼藉寧知寫  
邇之鄉邊將亦得感恩而嗚咽胡酋摠皆興歎而  
咨嗟榮光若此前皆所無茲蓋伏遇主上殿下



至明燭微大度恢遠知臣粉身思報憐臣赤心無  
他遂令孱軀獲紆洪造臣敢不罄節竭誠內整外  
綏導宣風化振播威靈遠于白山黑水之墟以答  
聖恩之萬一

北征後還到端川謝恩箋天順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宣慰

使中樞洪逸臺適至翌日宣醜破彼前此故

舟在京詰閣上戰問宮墻歎莫實成否

祗奉成筭遠布天威顧乏可記之功臣被無前

之寵恩出望外感與愧并竊念賊虜嘯聚羣兇

構耗邊邑負仁背德稔惡長頑臣以無良忝承闡

寄迺與諸將分董偏師電掣千羣悉掃狗鼠之穴

煙銷萬落但見沙漠之空茲惟我主上殿下應

運撫畚臨機用武筭無遺策一怒而安臣等第奪  
走之是勤惟奉承之不暇何畚鍤獎不遺微勞  
御札焜煌 聖諭繾綣珠分內帑猶帶 御爐之  
煙醉捧天瓢况在宮庭之下光榮若此前昔所  
臣 與諸將敢不志在桑弧期臨事而罄節身累馬  
革誓畢命而酬恩

狀

辛卯十月二十四日辭免領議政 上言

臣以庸疎早蒙 世祖謬知自靖難之後與聞國  
政言聽計從凡大施措莫不參贊以至於今身歷  
三朝垂二十年人臣之極視古無比每自懼盈惡  
欲乞退中罹多故未敢自便昨於 便殿引對

賜言從容遂得披露悃悞乃乞骸骨雖未便蒙俞  
 允然庶幾終回天意將遂所願豈期反置之廟  
 堂哉自見批目驚竦之至固知彼措臣聞四時之  
 序成功者退天道猶然况在人乎臣雖無可見功  
 效然在朝既久亦可以退矣臣今犬馬之年五十  
 五歲肌膚消瘦牙齒脫落咳逆又作神耗健忘非  
 徒無德復長百寮其於氣力亦所不堪伏望還收  
 成命許臣退閑以保餘齡以全終始不勝至願  
 拜手稽首昧死以聞

同日假注書翰林補處倫承命來傳  
 王大妃懿旨曰世祖每博脚為魏徵今忘

之取何遠辭職教大殿傳旨曰與某定大法  
 傳教世祖每教肅宗予與某定大法於

幼改之無時必與某等享樂矣今年  
 又無學問卿何辭乎其勿如是

幼改之無時必與某等享樂矣今年又無學問卿何辭乎其勿如是

辛卯十月二十五日又上言

臣於昨日上言辭職未蒙俞允反承兩殿致命

以世祖遺旨丁寧譬曉臣聞命渾零恍然如

承世祖親教惶惶懷惻無以為心竊念臣自

世祖在閤便被知遇當觀光上國之日又從鞮鞞

萬里陪侍待以國士自是一心攀附及至化家為

國遂忝股肱于時英俊如雲而謀謨契合無踰於

臣者每稱臣為魏徵至囑之於睿宗聖訓洋

洋今猶在耳魏徵之於唐宗君臣之際可謂至矣

若夫高世意氣曠古際會義為君臣恩踰骨肉亦

非徵之所可及已况我主上殿下即政之初首

念先王之舊推誠於臣比前允隆臣學術寡昧

才識譎薄固不能上報萬一於世祖豈不欲竭  
心盡力庶幾小效於聖上之初政以副隆眷以  
不孤先王之知哉此臣之所以遑遑切切履險蹈  
危而不顧以至於今者也然臣聞天道忌盈人事  
戒溢如或犯之為禍極大臣以斗筭謬蒙累朝  
聖眷器已盈矣安得不戒其溢哉臣嘗犯之矣上  
結明主之知遇事敢為不存形迹遂為眾謗所歸  
歲在丁亥姦賊搆亂指臣為辭尚賴世祖聖明  
終得昭雪然究其源實非姦賊凶謀所能中傷乃  
是臣之忘人事之所戒犯天道之所忌者有以自  
中耳今苟冒榮昧樂又不思止足之義丁亥之事  
亦不遠矣犯在臣身聖上豈能違天道而保臣

狀苟至於此非徒臣身其累聖明亦為不少矣  
此臣再瀆天聽而不能自己者也臣之此言非  
為身也非為名也非為人也實出赤心伏望憐臣  
衰病察臣戒懼置臣閑地俾遂素願不勝幸甚拜  
手稽首以聞

是日翰林朴慶倫又承命來傳大妃意  
旨曰翰世祖特卿極隆卿還辭職未  
以故昨日以世祖以此卿魏徵之語勉卿  
雖曰老病非用痛之病此非卿辭退之  
復辭曰老病非至老年少無學問卿有  
此雖曰老病非至老年少無學問卿有  
是如

壬辰五月初一日辭狀

臣性本謹愚加以老病曩者累陳乞骸竟未蒙  
允今我殿下竭誠三宮之孝董釐庶政務祛

民饑而天災視警咎乃在臣不宜冒榮傷義防賢  
招謗乞罷臣職擇賢更任改轍脩省以答天譴幸  
甚古之大臣身雖退未嘗忘君况臣早遇列聖  
之知遂蒙殿下眷注以至今日安敢希名自置  
突然引退而不顧哉臣聞流金鑠石始於一陽墜  
指折膠始於一陰故聖人見於其微慮於其始舜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聖讒說殄行皋陶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又曰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益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曰罔遠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啼百姓以從己之欲五子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又曰慎厥德惟其始伊尹曰惟天降災祥在  
德今嗣王惟新厥德傳說曰惟木從繩則直后從  
諫則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又曰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  
躬茲皆古之聖賢施諸事業而垂訓萬世者也我  
殿下所方講究然觀古人書必體之於身驗之於  
事見其微慮其始而後可以得古人之意而有補  
於治道矣臣敢以舜臯陶益五子仲虺伊尹傳說  
之說准之當今之事各有所徵事為之端或生幾  
微伏願殿下潛心體驗徵之於微慎終于始非  
徒天災可弭亦可以永保天休矣臣雖退猶未退

也臣謹昧死以聞同日翰林鄭以命騰寫以進元本



日咎乃在  
平卿勿辭

### 奏議

上文宗論言路宦官疏

掌令

臣崧舟

等上言臣等嘗以求言便民等事上

塵

聖聰待

命閱月未蒙採擇又有陳達實為

煩瀆懋當

殿下新政求治之時不可舍嘿謹將

一二管見條列以

聞伏望

聖裁言路之在天

下猶血氣之在人身血氣一息不行則百体受病

而天君不能安言路一日不通則四方受病而人

主不能安故古之為天下國家者蓋亦多術而必

以求直言枉諫為先務雖有逆耳不忍聞之論亦

必樂受之且褒獎之所以激成直言之氣以來四

方之言者以為千萬世自安之道也故於其不可  
聽之事求其可用於其不可赦之罪求其可賞可  
怒也而悅愛之可片也而親昵之豈無為而然歟  
唐太宗喜退朝怒魏徵廷辱欲殺之文德皇后賀  
曰主明臣直太宗乃悅方其怒時亦有餘罪及其  
悅也以為媚嫵一心轉移之頃正忠佞正邪進退  
之機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我世宗在位三十  
餘年求言如渴激礪士習貽謀甚遠近者諫臣孝  
源諫造佛宇乃欲請火其書侍臣彭年論奸僧信  
眉律以春秋本為弑父之賊其論議之正出於忠  
憤之激足以寒奸膽而縮諛面此皆世宗數十  
年養育作成之効也邇來諂諛成風競以直言為

諱而數人者獨能如是其忠憤之激至於干動  
天威為國忠謀者之所當相慶也朝有直臣敵國  
畏之士無異論識者憂之倘微數人非惟大有負  
於殿下初政之大體將無以表先王數十年  
作成之功也以此論之數人者言雖不中功亦不  
細方孝源之在聞者色動舉欲緘口既而扶用出  
自宸衷人皆相賀夫一孝源之進退何關於人  
而人之喜懼如此誠以直言者之用舍可察人主  
之好惡而人將其又自為言行默容之計也此  
一機會有大可畏幸賴天鑑乎昭炳幾燭微能  
旋棄而旋收之使懼者喜憂者樂懶者起而鼓舞  
聞見作新一時之耳目乃知聖人之為出於尋

常萬萬者如是也獨彭年之斥久而未蒙寬貸  
前之憂者後懼樂者後憂起者後懶臣等恐言路  
從此復塞而不通也前日聖諭以為罪彭年何  
防於言路如此輕薄人予不取之臣等退而反覆  
思之至今未能解惑夫如彭年者一朝因言事擯  
斥之聞者莫不解體殿下雖以廣開言路人皆  
以彭年為戒誰肯輕發狂瞽之口再試雷霆之下  
乎且殿下既以彭年為輕薄則必以臣等舍黑  
為厚重然臣等竊謂人主取臣當求如彭年之輕  
薄毋求如臣等之厚重蓋彭年所言非私言乃國  
人言之而殿下獨不得聞故奮不顧身抗章以  
諫可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矣如臣等既居

言職反低徊旁觀懷自全之計不敢擢言內實懷  
慟外若厚重有識之士所唾罵而不顧者也 殿  
下直欲捨彼而取此乎彭年不足惜所可惜者國  
家大體也 聖諭又謂彭年言及 先王予甚薄  
之然彭年之言不過曰信眉敢 先王爾夫以堯  
之明猶有凶凶所欺而舜逐之初無損於堯之明  
也此亦何損於 先王盛德哉若必以言及堯朝  
皆為薄惡則嗣世之初將無一事可言而自古忠  
臣直士殆無專人矣大抵言多忌諱非太平美事  
故在 世宗朝重新興天塔設慶贊會嘗時諫者  
衆略無忌諱 世宗下諭為祖宗則察曰如其非  
道無待三年况此塔雖毀之可也他日 世宗謂

一二大臣曰興天塔太祖之所建予若給工匠使卿等毀之則卿等忍毀之乎則對曰塔固當毀若命毀之則豈不能毀之世宗嘗優納而不之責豈當時言者皆無思慕祖宗之心而世宗之優納尊祖之誠有未至也言及祖宗世宗容之殿下獨以言及世宗欲罪言者豈以世宗之孝為未足耶恐非殿下推尊世宗之本意也夫尊敬祖宗如世宗之孝斯至矣聖諭又謂共上言者非一而獨罪彭年者以其近侍最久且連姻王室不可與他人同也是久侍連姻之外悉待以踈逖而不足責何示羣下不以公也夫臣之於君苟一委質則固無遠近親踈

之異 上之待之亦不冝厚薄於其間近年以來  
大臣則自謂與國同休戚義不可輕論君上之得  
失以傷大體近待之臣則自謂待遇親密不可屑  
屑論事自謂圭角以是成風雖心知不可而莫肯  
言 殿下又從而區別之可乎此正 殿下新政  
言路通塞之機不可不留 聖慮自 殿下踐阼  
至于今凡八月矣豈無可言之事而無一人披誠  
露膽以裨 聖政者 殿下念之至此則可以知  
其所由致也如是不已將至於人心解弛上下否  
隔治亂安危亦未可知矣伏望 殿下思之復思  
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臣等竊觀宋司馬亮論曰  
宦者為國家患其來久矣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

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  
間有性識傑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  
受命則無違逆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効近者日  
親遠者日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層受  
之慙有時而聽如飲醇醪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此  
誠古今之至論而人主之所當體念者也故我  
世宗大王乃於癸卯之夏傳旨曰宦官之職唯  
在燈燭掃除不授以出納之任肆子逐日視事俾  
無留滯然其中及時事與細瑣之事則代言難以  
一一親啓不得已令此輩出納近者金壽於政  
事間寅緣詐傳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於朝啓  
親達准馬牌出納朝臣肅拜許令宦者傳命其



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制之未然者可謂至矣  
及至季年 聖體未寧不能親接外人不得不以  
宦者出納然待之甚嚴不少假貸終始若一誠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也今我 主上殿下先照  
丕緒新臨黎庶此正親失萬機礪精蓄治之時也  
而朝 啓例闡事外大小出納委之宦官以門戶  
之役為侯舌之任待以寬弘大度其勢漸長頗與  
任事然而凡欲進言者莫不由彼以達誰肯直言  
不諱以論其弊媒怨於人主之左右哉夫宦者常  
在近侍苟有所惡者浮辭游說諷之上遠使若出  
於無心以陰中之人主亦安能必其外人之不知  
是而不示之信哉雖有見諛者將何從而自明哉况

畏官官甚於權貴者也且論是非之分辨得失之  
機其微意多在於言辭之表今臺省之進言承旨  
出而聽其言不告于官官乃以上聞至於三轉  
豈能盡達其外言之微意乎此弊不去上下將至  
於否隔矣豈是細故哉伏望殿下上體先王  
慮患之計下念司馬光曰親日疎之論下傳癸卯  
年傳昔日親朝啓凡臺省大小臣僚無時進言  
者或賜見或令承旨親啓以廣耳目以親庶政  
以承先王拊托之重以弘文萬世無疆之業不  
勝幸甚

書簡

答宗貞國書

承書得悉動履佳勝欣慰欣慰所獻禮物謹已  
納仍審不意兼聆使者之言聞有不相悉者不可  
不復我與日本兩國交懽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  
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誠附益謹  
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為海賊侵掠我邊鄙  
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  
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款悔禍謝罪且  
明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  
王以為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  
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是歲遣使  
船或多或少我三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額獨  
對馬不曾定額慮或生弊遂有之歲始約以五十

船為歲額凡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額而書以  
為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  
寡皆有成規冬守信約固敢違越夫法文必獎美  
而有救有國之常事自三浦上京程有日限而處  
處稽留至有踰時經歲非徒島人謀多受料抑行  
通事亦有謀私以至於是近年南方遇災年穀不  
登沿途官驛訴不能堪於是申明舊約以節其大  
甚以救其弊耳非變更舊約也况其小小違法之  
事尚皆優容不較今足下之簡有曰待遇之違舊  
實所未相悉者也使者所言料米雜以塵穢是乃  
邊吏之罪近因凶歉抗人不彘不得不用舊儲然  
雜以塵穢豈國家之意也今皆具由以答其致

下命曰對馬島主能通變守義事大以誠凡於所  
諭聞命即行無有疑貳又不自阻有懷悉陳予甚  
嘉之尔禮曹特緩使人上京程限五日而治我邊  
吏給料不謹之罪凡待對馬島人務加優厚具書  
以答惟是下照悉竊念邦交之際務從簡易堅守  
信約彼此無歎然後可以久而益敦矣若各聽徃  
來之言遽懷彼我其不致後悔者幾希矣無知之  
人少不如意輒以不靖相嚇此苟不靖則彼豈得  
獨安哉是乃不思之甚也凡今厚徃薄來歲費鉅  
萬而無所惜者寧不知坐費儲廩之為可靳也哉  
惟我 殿下特念彼此人民一體同仁故尔足下  
細念始終商度利害體 聖上兩濟罔間之意撫

戢姦細禁制非違益堅誠款以永交好豈不嘉哉  
邇來察足下施措事合幾宜又能彰明信篤無有  
所隱真可與有為者也際會匪易敢此縷縷悉陳  
所懷足下體而察之益宣令譽不勝幸甚

又

春和欣想清適開慰開慰本曹今承王吉若曰  
我先王以對馬島人寄居三浦者日增在彼則  
逃賦在此則隱迹投閑騁詐為蠱於邊乃命禮曹  
移書島主令遵舊約點刷以聞先島主即遣人來  
刑罪人方欲點刷而遘疾未果今島主新立必能  
繼先志以敦誠款爾禮曹其馳書以諭島主本曹  
竊考厥初貴島之人來市我邊因而寄居三浦其

數甚少久而漸多歲甲寅我 莊憲大王親徵慮  
遠命悉刷還當時島主悉刷還之而請姑留六十  
名厥後因仍以至于今容姦積多勢必生釁如是  
而猶為姑息之計實非永好之道今我 殿下新  
臨大東方整疆場綏近及遠足下亦初政於島方  
脩款誠宜體 聖上敦眷之意丕承先志悉刷還  
本一如舊約其有不得已仍留者錄名以聞以除  
積弊以薦新款以求鄰好彼此幸甚特賜物件具  
如別錄領納且冀珍重

在燕京會同館呈倪學士 謙手簡

叔舟 新置別墅江濱有亭臨江東望露梁西望楊  
花沿江上下人居相屬以近王城漕舩往來帆竿

如織江之南有平郊極目郊外有山雲霞出沒洲  
渚縈紆漁歌迭和水鳥飛鳴令人有拔塵遐想  
舟結髮讀書蒙未有知性不喜榮祿薄於宦情東  
國雖小官職已踰涯分自念浮生隙駒汨沒何為  
將欲栖息于斯以守素志惟排紛遣懷莫如閑而  
閑亦不易得故以保閑名亭得先生絕句一兩篇  
歸獨亭上以為榮且朝夕瞻仰以盡慕慕之意定  
所願也不敢望焉故舟百拜

保閑齋集卷第十六







國史

卷之